

南史

二十九

列傳第七十

南史八十

賊臣

侯景

王偉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侯景傳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爲鎮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紹宗未幾紹宗每詢問焉後以軍功爲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爲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紙邪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持於戰勝今必致殆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爲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仗任若已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所在唯以智謀時歡部將高昂彭樂皆雄勇

冠時唯景常輕之言似豕突並勢何所至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偽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見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及歡疾篤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召羣臣議之尚書僕射謝舉等皆議納景非便武帝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事爲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充請救于西魏魏遣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夜遁鴉仁乃據懸瓠時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爲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

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略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蕭明爲都督明軍敗見俘紹宗攻潼州刺史郭鳳棄城走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戶郎中王則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爲魏主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須度江許即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高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保渦陽使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雄雌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陣景閉壘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皆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旣而又爲景敗紹宗謂曰定何如也相特連月景食盡誑其衆以爲家口並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遙謂曰爾等家並完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度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散喪甲士四萬人馬四千疋輜重爲餘兩乃與腹心數騎自碓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

城人登陴詬之曰跛脚奴何爲邪景怒破城殺
言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
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旣而莫適所
歸馬頭戍土劉神茂者爲韋黯所不容因是踣
馬乃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
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
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
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
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可說
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入說之黯乃開
門納景景執黯數將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于子
悅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
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帝以景兵新破未忍
移易故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即鎮合肥魏
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
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
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
陽侯換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
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
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書

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知吳兒
老公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
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
配奴王偉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
之於是遂懷反計屬城居人悉占募爲軍士輒
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又啓
求錦萬疋爲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以御府錦
署止充頒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
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
營造敕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
含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明遣使還梁述魏
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武帝覽之流涕乃報明
啓當別遣行人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通景聞
之懼馳啓固諫帝不從爾後表䟽跋扈言辭不
遜又聞遣伏挺徐陵使魏不知所爲元貞知景
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忍貞
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景又招司州刺史羊
鴉仁同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
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
叛虜何能爲役並抑不奏聞景所以姦謀益果

乃上言曰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
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初
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蹶齟寧
堪粉骨投命讎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
其不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
亦是三公旰食帝使朱异宣語荅景使曰譬如
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
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
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啓二年八月景遂
發兵反於豫州城南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

神行

八

地大震於是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麟太
子左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辭以爲姦臣亂
政請帶甲入朝先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
戍主曹璆等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以折
箠答之乃敕購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
千戶公一州刺史其人主帥欲還北不須州者
賞以絹布二萬以禮發遣於是詔合州刺史鄒
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
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
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

歷陽又令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
董督衆軍景聞之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揚
都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
聞地速不聞工遲令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
人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留僞中
軍大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
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武
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
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鐵遣弟均夜斫景營戰
沒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拜其母鐵乃勸景曰
急則應機緩必致禍景乃使鐵爲導是時鎮戍
相次啓聞朱异尚曰景必無渡江志蕭正德先
遣大船數十艘僞載荻實擬濟景至江將度
慮王質爲梗俄而質被追爲丹楊尹無故自退
景聞未之信乃密遣覘之謂使者質若退折江
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
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疋兵八千人都下弗之
覺景即分襲姑熟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
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奔還建鄴皇太子見事
急入面啓武帝曰請以事垂付願不勞聖心帝

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太子仍停中書省指授
內外擾亂相劫不復通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
城王大器爲都督內外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
爲軍師將軍以副焉遣南浦侯持守東府城西
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旣而
景至朱雀舡遣徐思王入啓乞帶甲入朝除君
側之惡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實欲觀城中
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王
往勞之于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
以爲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异徐麟諂
黷亂政欲除姦臣耳景旣出惡言留季不遣寶
亮還宮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
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爲
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蕭
正德先屯丹揚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
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
舡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
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
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
勝至關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

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景遣百道
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
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
掖門將火羊侶鑿門扇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
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
盡所聚圖籍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
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景又
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驢
數百攻城城上擲以石並皆碎破賊又作尖頂
木驢狀似擣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
叢下焚之賊既不剋士卒死者甚多乃止攻築
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誅朱异陸驗徐麟周石
珍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
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疋女樂二部莊鐵乃
奔歷陽給言景已梟首景城守郭駱懼棄城走
壽陽鐵得入城遂奔尋陽十一月景立蕭正德
爲帝即僞位居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謡
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識者以爲正德卒
當平殄也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
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

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十人持長刀來城門悉驅城內文武保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及暉略守東府城初景至都便唱云武帝已晏駕雖城內亦以爲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上輿駕廵城上將登城陸驗諫曰陛下萬乘之重豈可輕眈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軍人莫不屑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

剋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摠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哀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爲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官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

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貪重賞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文德主帥前白馬游軍主陳昕夜踰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上上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鑄銀券以與之簡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傳岐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即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脫甲乞朝廷賜察事濟之時保禽侯景簡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搥曾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人魯伯和告景並烹之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南安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盛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

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
活約所不爲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
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南安
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駿退時趙伯超陣
於玄武湖北見駿退仍率軍前走衆軍前亂遂
敗績綸奔京口賊執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
慧達直閣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雋等來送城
下逼令云已禽邵陵王霍雋獨云王小失利已
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語未卒賊
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釋焉正德乃收而害之是

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
分軍屯南岸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
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
十輪陳於關前百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隅大
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
退是時景土山成城內二山亦成以太府卿韋
黯守西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
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捍以烏笙山峯相近
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曰僧騰客配二山交稍
以戰鼓叫沸騰昏旦不息土山攻戰旣苦人不

堪命柳津命作地道毀外山擲雉尾炬燒其櫓
堞外山崩壓賊且盡賊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填
漸戰士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內飛石碎其車
賊死積於城下賊又掘城東南角城內作迂城
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將軍宋嶷降賊
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並爲
洪波矣又燒南岸居人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
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
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卅子嗣裴之
高又濟江柳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南苑
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欽屯丹楊郡鄱陽卅子
嗣營小航南並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禪
靈寺門樓以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
粲敗景斬粲首徇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
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仍投水死者
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
敢濟岸邵陵王綸又與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
集于南岸荊州刺史湘東王繹遣卅子方等兼
司馬吳暉天門太守樊文皎赴援營于洲子岸
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

兵繼至既而鄱陽卅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
遷仕樊文皎率衆度淮攻破賊東府城前柵遂
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
柵以相拒景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
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
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互相疑貳邵
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讎敵臨城公大連永安侯
確逾於水火無有聞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
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
援軍既而中外斷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

隋書

四

以長繩藏敕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
而放莫得書達羣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
下之其危急如此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腴味頓
絕簡文上厨僅有一肉之膳軍士煮之燻鼠捕
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羣聚至是殲焉初宮門之
閉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
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
鹽樵採所取蓋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爲薪撤薦
剉以飼馬盡又食鉢焉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
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人

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者大半初景之未度江魏人遣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驚愚將爲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爲讖時景軍亦飢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爲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荊州兵彭城劉邈乃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令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僞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死而已寧復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旣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圖逼旣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輕言者請劔擊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

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
兼散騎常侍蕭瑒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
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
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
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率
衆三萬至于馬邛洲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及
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敕乃遣北軍並進江潭
苑景又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詎臣云天
子自與爾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進發敕
並召之景遂運東城米于石頭食乃足又啓云

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
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
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
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慤頓江津並未之進
既而有敕班師湘東王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賁
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
子能斬之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
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
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
下意王深爲憾遂因事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

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
應之者既却湘東王等兵又得城東之米王偉
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
十旬逼辱妃主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
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三年三月
景辰朔城內於太極殿前設壇使兼太宰尚書
僕射王克等告天地神祇以景違盟舉烽鼓譟
初城圍之日男女十餘萬貫甲者三萬至是疾
疫且盡守埋者止二三千人並悉羸懦橫屍滿
路無人埋瘞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洫於是羊

鴉仁柳敬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
壘未立爲景將宋子仙所敗送首級於闕下景
又遣于子悅乞城內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
無去意浚因責之景大怒即決石闕前水百道
攻城晝夜不息丁卯邵陵王世子子堅帳內白
雲朗董勛華於城西北樓納賊五鼓賊四面飛
梯衆悉上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却乃
還見文德殿言狀湏臾景乃先使王偉儀同陳
慶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
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見推拒

連兵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
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劔升殿拜訖帝
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
無乃爲勞景默默又何卿問州人而來至此又
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
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
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
王僧貴曰吾常據鞏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
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
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
亦無懼色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帶水鏡
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
人以爲詩讖謂無帶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
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旣
而景屯兵西州使僞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
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
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
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先
是城中積死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末斂或將死

未絕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
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
絕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諸軍並
散降蕭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帝
雖外迹不屈而意猶忿憤景欲以宋子仙爲司
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主
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
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
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
感疾餒崩于文德殿景祕不發喪權殯于昭陽
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
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及葬脩陵使衛士以
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矯詔赦北人
爲奴婢者莫收其力用焉時東揚州刺史臨城
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嶷據郡自南陵以上
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
而已六月景乃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爲
西秦王元景襲爲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
餘人以柳仲禮爲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
戎事十一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

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泣景聞大怒收小莊嚴寺禁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劔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請簡文禊宴於樂游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並令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翌日向晨簡文還宮景拜伏苦請簡文不從及發景即與涇陽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辛卯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衆數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逆拜上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褰襦景服紫袖褶上加金帶與其僞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向坐涇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爲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儻景即下席應弦而歌上顧命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儻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爲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

曰唯觀世音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
笑夜乃罷時江南大飢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
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
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芟實荇花所在皆罄
草根木葉爲之凋殘雖假命湏臾亦終死山澤
其絕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
莫不依羅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於是
千里絕烟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而景
虐於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春碓有犯法
者擣殺之東陽人李瞻起兵爲賊所執送詣建

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折心腹破出肝
腸瞻正色整容言咲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
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其官
人任兼閩外者位必行臺入附凶徒者並稱開
府其親寄隆重則號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名
爲庫真部督七月景又矯詔自進位相國封太
山等二十郡爲漢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
上殿依漢蕭何故事十月景又矯詔自加宇宙
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
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初武帝旣崩景

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爲盟曰臣乞自今兩無
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
王會理之事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
搆扇遂懷逆謀矣二年正月景以王克爲太宰
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
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于慶爲太師紇奚斤
爲太子太傅時靈護爲太子太保王偉爲尚書
左僕射索超世爲右僕射於舩跨水築城名曰
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刺史方諸景
乘勝西上號三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
之盛未有也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慄曰賊若
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頓
長沙徇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
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銳氣盡於堅城士卒飢
於半菽此下策也吾安枕而卧無所多憂及次
巴陵王僧辯沈船卧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元
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大破之
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
斬之王僧辯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
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

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爲戲咲百姓雖死不從之是月景乃廢簡文幽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爲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旣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旣而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速僭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發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棟爲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爲人妾竟不與相見景司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暉桑乾王元頽等據東陽歸順十一月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鳥似山鵲翔于景冊書上赤足丹觜都下左右所無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又矯棟詔追崇其祖爲大將軍父爲太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

儻八佾鍾虜宮懸之樂一如舊儀尋又矯蕭棟
詔禪位使僞太宰王克奉璽紱于已先夕景宿
大莊嚴寺即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大風折
木旂蓋盡偃文物並失舊儀既唱警蹕識者以
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爲備
蹕人又曰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云永蹕
乃以廣柳車載鼓吹橐駝負犧牲輦上置垂脚
坐焉景所帶劔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
惡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
貫日三重日青無色還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

同共吹胥唱吼而上及升御牀牀脚自陷大赦
改元爲太始元年方饗羣臣中會而起觸宸墜
地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之改梁律爲漢律改左
戶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七兵尚書直
殿主帥爲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
多或疋馬孤行自執羈紲以宋子仙郭元建張
化仁任約爲佐命元功並加三公之位王偉索
超世爲謀主于子悅彭雋主擊斷陳慶呂季略
盧暉略于和史安和爲爪牙斯皆尤毒於百姓
者其餘如王伯醜任延和等復有數十人梁人

而為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姬石
珍內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此四人盡心
竭力者若太宰王克太薄元羅侍中殷不害太
常姬弘正等雖官尊止從人望非腹心任也景
祖名乙羽周及篡以周為廟諱故改周弘正石
珍姓姬焉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
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敕太
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
標且在朔州伊邠得來噉是眾閭咸笑之景黨
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

位以漢司徒侯霸為始祖晉徵士侯瑾為七世
祖於是追尊其祖周為大丞相父標為元皇帝
于時景脩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皎
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青袍著芒屨荊州
天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
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栢樹獨鬱茂及景篡
脩南郊路偽都官尚書呂季略說景令伐此樹
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
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
斫殺識者以為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

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又景牀東邊香
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爲廂景曰此
東廂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爲湘東軍下之徵
十二月謝荅仁李慶等軍至建德攻元頽李占
柵大破之執頽占送京口截其手足徇之經日
乃死景二年謝荅仁攻東陽劉神茂降以送建
康景爲大劉確先進其脚寸寸斬之至頭方止
使衆觀之以示威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霄遁
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度州并引水軍俱進僧
辯逆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卧

良久方起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初景之爲
丞相居于西州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
之牙門以次引進賚以酒食言咲談論善惡必
同及篡恠坐內不出舊將稀見面咸有怨心至
是登烽火樓望西師看一人以爲十人大懼僧
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
落星擲景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其屍
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
大破之景旣退敗不敢入宮斂其散兵屯于關
下遂將逃王偉按劔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

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度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三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鞞與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宮縱兵蹂掠是夜遺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祕署皆盡羽儀輦輅莫有子遺王僧辯命武

州刺史杜崩救火僅而得滅故武德五明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朝堂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橫追賊於東焚偽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崩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小相扶競出纔度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于寇賊號叫徹于石頭僧辯謂爲有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之不終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

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
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旣而侯瑱
逐及景衆末陣皆舉幡乞降殺之送于王僧辯
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墮二子
於水自淹瀆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
殺之送于王僧辯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
目踈秀廣頰高權色赤少鬢低眊屢顧聲散識
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旣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先剝景妻子面皮以大
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爲婢男三歲者並

下虀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並煮景子
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景性猜忍好殺戮恒
以手刃爲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
食或先斷手足割舌剝鼻經日乃殺之自篡立
後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牀上
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跂戶限或走
馬遨遊彈射鷗鳥自爲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
是鬱快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墳不殊
及聞義師轉近猜忌彌深牀前蘭綺自遶然後
見客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聞

叱咄者又處宴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常居處並不敢處多在昭陽殿廊下所居殿屋常有鴝鷓鳥鳴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鳥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衄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卧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始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日瘤隱陷肉中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

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臺城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爲帝但不以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爲帝當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孰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又大同中大

鑿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坐
覺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座將有變
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
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
游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
久乃方驗人並呼爲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常於
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
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
僧通取肉搗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荅所恨太
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

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
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羹食皆盡并溧陽
主亦預食例景焚骨揚灰曾罹其禍者乃以灰
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
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陵謠言苦竹町市
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元帝付諮
議參軍李季長宅宅東即苦竹町也既加鼎鑊
即用市南水焉景儀同謝荅仁行臺趙伯超降
于侯瑱生禽賊行臺田遷儀同房世貴蔡壽樂
領軍主伯醜凶黨悉平斬房世貴於建康市餘

黨送江陵初郭元建以有禮於皇太子妃將降
侯子鑒曰此小惠也不足自全乃奔齊

王偉傳

王偉其先略陽人父略仕魏爲許昌令因居潁
川偉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爲行臺郎景叛
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爲景報澄書其文甚美澄
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
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旣協景謀謨其文檄並偉
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侯子鑒俱
走相失潛匿草中直瀆戍主黃公喜禽送之見

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爲人臣何
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
草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工拙
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
僧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
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
何八十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
書左丞虞隲嘗見尋於偉遇之而唾其面曰死
虜庸復能爲惡乎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隲
慙而退及呂季略周石珍嚴亶俱送江陵偉尚

望見全於獄爲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剗其腸顏色自若仇家鬻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石珍及亶並夷三族趙伯超趙革子也初至建康王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對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僧辯又顧謝荅仁曰聞卿是侯景梟將恨不與卿交兵荅仁曰公英武蓋世荅仁安能仰敵僧辯大笑荅仁以不失禮於簡文見宥伯超及伏知命俱餓死江陵獄中彭儁亦生獲破腹抽出其肝藏儁猶不死然後斬之

熊曇朗傳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爲郡著姓曇朗跣弛不羈有褻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爲柵築點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爲巴山大守魏剋荊州曇朗兵力稍強劫掠隣縣縛賣居人山谷之中最爲巨患及侯瑱鎮豫章曇

朗外不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曇朗
爲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
勣踰嶺歐陽頔爲前軍曇朗給頔共往巴山襲
黃法氍又執法氍期共破頔且曰事捷與我馬
仗乃出軍與頔犄角而進又給頔曰余孝頃欲
相掩襲頔分留奇兵頔送甲三百領助之及至
城下將戰曇朗僞北法氍乘頔失援狼狽退劔
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柴
曇朗僞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頃並
不願此昏必須以強兵來迎定信之及至曇朗

執之收其馬仗並論價責贖陳初以南川豪帥
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抗拒王琳有功封永化
縣侯位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育攻
余孝勳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
乃害文育以應王琳琳東下文帝徵南川兵江
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氍欲泂流應赴曇
朗乃據城列艦遏迪等及王琳敗走迪攻陷其
城曇朗走入村中村人斬之傳首建鄴懸于朱
雀觀宗族無少長皆棄市

周迪傳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占募鄉人從之每戰勇冠衆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乃殺續推迪爲主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紹泰二年爲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陳武帝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摠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爲變因厚撫之琳至益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孝欽等與余孝頃逼迪大敗之禽孝欽猛孝頃送建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熊曇朗反迪與周敷黃法蕤等圍曇朗屠之王琳敗後文帝徵迪出鎮益口又徵其子入朝迪赧赧顧望並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迪至是與法蕤率其部詣闕文帝錄其破熊曇朗功並加官賞迪聞之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乃使其弟方興襲周敷敷與戰

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益城事覺盡爲皎禽
天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
軍自高州刺史黃法輓豫章太守周敷討迪不
能克文帝乃遣宣帝摠督討之迪衆潰脫身踰
嶺之晉安依陳寶應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
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文帝遣
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于山谷初侯景之亂
百姓皆棄本爲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耕作肄
業各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斂必至性質朴不事
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
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接繩破篋傍若無人然
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均訥於語言而矜
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並藏匿雖加誅戮
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與陳寶應相抗迪復收
合出東興文帝遣都督程靈洗破之迪又與十
餘人竄山穴中後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臨
川太守駱文牙稅之令取迪自効誘迪出獵伏
兵斬之傳首建鄴梟于朱雀觀三日

留異傳

留異東陽之山人也址爲郡姓異善自居願言

語醜藉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
皆患之仕梁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
里召募士卒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
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城陷異隨梁
臨城公大連大連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略
私樹威福衆並患之會景將宋子仙濟浙江異
奔還鄉里尋以衆降子仙子仙以爲鄉導令執
大連邵陵王綸聞之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
異之異理當同於逆虜侯景署異爲東陽太守
收其妻子爲質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
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被景誅異獨獲免
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保據巖阻州
郡憚焉魏克荊州王僧辯以異爲東陽太守陳
文帝平定會稽異雖有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
已紹泰二年以應接功除縉州刺史領東陽
太守封永嘉縣侯又以文帝長女豐安公主配
異第三子貞臣陳永定三年徵異爲南徐州刺
史遷延不就文帝即位改授縉州刺史領東陽
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漸爲使入朝漸每言朝
廷虛弱異信之相懷兩端與王琳潛通信使及

琳敗文帝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為郡實以兵襲之異與恪戰敗乃表啓遜謝時朝廷方事湘郢且羈縻之異知終見討乃使兵戍下淮又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文帝乃下詔揚其罪惡使司空侯安都討之異與第二子忠臣奔陳寶應及寶應平并禽異送都斬建康市子姪並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傳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為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為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時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並扇惑成其事後復為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飢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晉安獨豐沃士衆強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為晉安太守陳武帝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於寶應武帝許之紹泰三年封侯官縣侯武帝受禪授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文帝即位以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為宗室寶應娶留異女為妻侯安都之討異寶應

遣師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
昭達破迪文帝因命言寶應詔宗正絕其屬籍
寶應據建安湖際逆拒昭達昭達深溝高壘不
與戰但命爲籓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
寶應衆潰執送都斬建康市

論曰侯景起於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
狡筭于時江表之地不見干戈梁武以耄期之
年溺情釋教外弛藩籬之固內絕防閑之心不
備不虞難以爲國加以姦回在側貨賄潛通景
乃因機騁詐肆行矯慝王偉爲其謀主飾以文
辭武帝溺于知音惑茲邪說遂使乘柎直濟長
江喪其天險揚旌指闕金墉亡其地利生靈塗
炭宗社丘墟於是村屯嶋壁之豪郡邑巖穴之
長恣陵侮而爲暴資剽掠以爲雄陳武應期撫
運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等雖逢
興運未改迷塗志在亂常自致夷戮亦其宜矣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南史/[唐]李延壽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8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27-9

I.南… II.李… III.中國—古代史—南朝時代—紀傳
體 IV.K239.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49066號

ISBN 7-5013-2227-9



9 787501 322275 >

書名 南史(全二十九冊)
著者 [唐]李延壽 撰

出版
發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t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〇八·七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227-9 / K·592

定價 九八八〇圓

